



困兽

● 一个被国际刑警追捕的中国人

I247.5
3406

BL 85102

困 兽

——一个被国际刑警追捕的中国人

顾亦礼 周胜西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困 兽

——一个被国际刑警追捕的中国人

顾亦礼 周胜西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昌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32 11—625印张 247,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定价：3.55元

ISBN7-202-00415-1/I·110

内容简介

《困兽》

台湾制造伪币专家何作健因伪造护照和诈骗罪，被监禁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莱弗尔得监狱。在他即将服刑期满，突然一架直升飞机飞临监狱上空，将何作健营救出狱。由此，何作健开始了新的冒险生涯，成了国际刑警追捕的人。是谁将何作健营救出狱？前面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这部侦探小说设置了一个接一个的“悬念”，情节环环紧扣。紧张的气氛，不但增加了故事曲折性，而且将何作健性格的转折和心理活动描写得淋漓尽致。读这样格调较高的侦探小说，无疑是一种精神享受。

《首长即将出访》

一九五一年，首长要访问莫斯科。由于隐藏在公安局的叛徒向国民党地下特务组织提供的情报，首长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我公安人员在公安部杨副部长的指挥下，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打入敌人内部，终于破获了特务组织，确保了首长顺利出访。

目 录

困 兽

——一个被国际刑警追捕的中国人

顾亦礼 周胜西

一、大越狱.....	(3)
二、黑色别针.....	(6)
三、父亲.....	(13)
四、鬼门关.....	(20)
五、巴黎捕鼠器.....	(33)
六、亡命无止境.....	(46)
七、劫数.....	(57)
八、与合众国对弈：开局.....	(72)
九、流放地和海盗们.....	(78)
十、花都决死战.....	(92)
十一、活动炸弹.....	(113)
十二、电光骑士.....	(121)
十三、与合众国对弈：第二局.....	(130)
十四、厦门线索及旧金山之鱼.....	(152)
十五、燕尾服在燃烧.....	(160)
十六、他的枪口通地狱.....	(174)
十七、雄性之刃.....	(186)
十八、芳心不死篇.....	(200)

十九、独走非常线·····	(209)
二十、龙心虎威·····	(226)
二十一、女人泪如血·····	(240)
二十二、人生啊，真谛何在·····	(247)

首长即将出访

于建兵 学步

一、“0302”出现·····	(253)
二、调兵遣将·····	(256)
三、跟踪·····	(260)
四、金蝉脱壳·····	(263)
五、爆炸·····	(270)
六、又是一束干扰波·····	(276)
七、赌客·····	(284)
八、海外来客·····	(290)
九、鸿宾酒楼·····	(297)
十、谁是“老头子”？·····	(305)
十一、一份汇款收据·····	(313)
十二、惠群企业公司·····	(325)
十三、菲亚特小轿车和时髦女人·····	(330)
十四、假情人 真冤家·····	(334)
十五、虎穴取证·····	(340)
十六、寻踪追根·····	(345)
十七、敌酋落网·····	(351)
十八、“0302”最后一次出现·····	(359)



困 兽

——一个被国际刑警追捕
的中国人

顾亦礼 周胜西



一、大越狱

何作健在合众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莱弗尔得监狱中，象头奄奄一息的野兽，被缚在金属织起的网里。这样的日子差不多已三年了。

监狱看守罗杰·尤里那皮肤粗糙不断散发着洋葱味的虐待狂的脸，已渐渐地被他熟悉了。有时罗杰·尤里会从铁栏杆后面向他发出和蔼的微笑。这是一种使他不寒而栗的微笑。

还有头顶上那片雪白的天花板，到了晚上，何作健象仰望天空那样呆呆地看着它，虽然太阳和星星并不在上面出现，然而他抱着这样的希望。自从一九八〇年三月因伪造护照和诈骗罪被联邦法院判了五年徒刑以来，他一直期待着能真正看到天空。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一。

何作健和其他囚犯一起，开始了饭后在院内的散步。罗杰·尤里和另外两个狱警在旁边监视着。天气渐渐地暗了下来，星辰和新月悠闲地挂在夜幕之上。

忽然一阵直升飞机的轰鸣声从何作健的身后传来。三个狱警紧张地拔出手枪，环望四周夜空，但什么也没看到——一座高高的废弃不用的塔楼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罗杰·尤里没能注意到，一支M16步枪的枪口象幽灵似

地从塔楼后面瞄准了自己；在轻轻的一声震响之后，罗杰·尤里仿佛被人朝背上打了一拳似的，悄然倒下。几乎同时，另外两个也被击倒了。随之，猛烈射来的枪弹堵住了警察向院子冲出的门口。

“何作健！何作健！”那个躲在破塔楼后面的家伙用扩音器大声喊着，但不时被打来的枪声中断，“请抓住飞机缆绳！”

何作健慢慢地扬起脑袋，费力地运转起他那几乎麻痹了的大脑神经，以求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迟缓地意识到，他将在一根缆绳的帮助下获取自由。

刺耳的报警声响彻监狱。何作健知道，狱警是不会向直升机射击的，因为他们害怕在监狱上空的爆炸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M16自动步枪向警察发出了欢快的子弹。

那架身躯瘦弱的军绿色的贝尔309型直升机低垂着飞到何作健的头顶。何作健几乎可以感到了象手臂一样挥动的螺旋桨扫来的强烈气流。一根缆绳正在他眼前晃动，他马上牢牢地抓住了它。时间不容许他再思考什么了，他紧紧地抓着，被迅速地吊上了直升机。他看到囚犯勒洛埃·哈特同时奔过来，也想抓住缆绳，但晚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他晃了晃，用绝望和愤怒的目光看着直升机钻入夜色——这是一个屡次越狱不成的重犯，由于这个缘故，他从特伦顿监狱^①转到休尔威赞监狱^②，最后关押在莱弗尔得。他老

① 美国新泽西州的一所监狱。

②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监狱。

想摆脱那种吃不到新鲜蔬菜和炖金枪鱼的囚禁生活，然而一直失败。

何作健看着勒洛埃·哈特跪着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随之在他心中涌出一股难以名状的古怪感觉。他已习惯将莱弗尔得看成自己在美洲大陆临时搭建的家园，虽然罗杰·尤里的微笑里常常隐藏着凶兆，但两年多来他早已适应了，并且会不由自主地欢迎他的微笑——是乞求对堕落灵魂的惩罚以换取灵魂的那份重负的减轻么？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他时常不愿承认自己是堕落。他认为这是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

旁边那个枪手正用奇怪的目光看着这位东方男子，他或许感到这位男子正在试图摆脱那些往昔混合物在身上留下的烙印，他感到应该欣喜，因为他使他自由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他听到他自己蠕动着因紧张而显得枯干的嘴唇发出的话语。

“送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请放松一下吧，我们就要降落了。”枪手安详地笑了笑，“我叫比利，人们管我叫小子比利^①，你也这样叫吧，何先生。”

何作健闭上眼睛，心想任他们去吧，虽然他极想知道这是一伙怎样的强盗，为什么动用直升飞机将他劫持出狱，可他又不愿去问这个比利。

片刻之后，直升飞机摇摇晃晃地降落到了一条公路的旁边。小子比利拉着何作健，迅速地奔向停在灌木丛后的大众牌汽车，随即飞机驾驶员也拎着手枪钻进了汽车。他们丢掉

^① 小子比利是威廉·波尼的绰号，他是美国西部智勇双全的强盗。

飞机，在汽车排出的废气中急驶而去，消失在迈阿密的高速公路上。

在第二天的早晨电视新闻中，出现了象电影道具那样安静地躺在草坪上的贝尔309直升机。播音员用那种不带表情的声音读着手上的稿子：

“监狱当局只能看着台湾的伪版专家何作健乘着飞机逃向自由的蓝天。三十五分钟后，迈阿密警方发现了越狱犯丢弃在公路旁的那架直升飞机。警方只能断定逃犯为了逃避追捕，便换乘汽车，朝北方流窜。警方已加强了对所有公路及附近港口和机场的警戒。”

何作健发现自己可笑地成了西部警匪片中令人称羡的人物了。

二、黑色别针

命运象梦魇那样紧紧地缠着何作健；他有时怀疑自己是否学得太多了，也许无知才能避免倒霉。然而现在他却成了一个警察追捕的逃犯，现实真是一个美妙的故事。他不是一个易于退却和畏惧的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的意志可以攫取到整个世界，这一点通过他父亲的身体力行证明了。父亲年轻时是个潦倒的人，但今日如此显赫，其中的缘故他略知一二。父亲教给他的谨小慎微，然而他七一年留学西德后，没有如期望的那样成为父亲同类型的人物。

按着这种方式演绎，何作健也不会对自己的遭际感到有

什么值得惊诧的。不过，他此时惊诧的是，那个几乎是有些眼熟了的黑色别针象神话似地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这使他的疑惑加深了：为什么要救他？这只黑色别针优雅地缀在比利的土红斜纹领带上。但他回忆不起来，如同一个精神病人欲寻答案而显得茫然——关于黑别针及其他，皆是他苦苦地努力去忘却的。那些东西是令他骇怕的。

小子比利显然看到了他额头上淌下的汗珠。他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从壁橱里取出一瓶杜松子酒，倒在杯里递给他。他一饮而尽，似乎此刻浑身干燥得裂了开来。

在阒寂的客厅里，何作健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惬意的宁静。这段无甚烦扰的时间够他思索一切问题的，但他不愿，他必须享受一下。

哗的一声，窗帘被用力拉开了。他的眼珠象受惊的兔子那般急忙逃逸到眼睑后面，强烈的来自东边初上的太阳光芒使他无法马上适应。

何作健听到一阵脚步声从地毯上轻轻地移了过来。他直起身子，睁开困惑的双眼。

这是一个魁梧的男人，身高六尺左右，依他相貌而言，恐怕不能算壮年人了，但脸色显然保养得很好看。

“您好，何先生，”他露着一口洁白的牙齿微笑着，“如果先自我介绍，那会使您痛苦的——谁都不愿留恋那一段被剪去羽翼而失掉自由的日子的。我是西班牙人，移民的后代。是呵，老了！但看上去是老了些，也许还年轻着呢。喂，比利，给何先生换葡萄酒，要法国红酒——我滴酒不沾，也没有吸尼古丁自戕的嗜好，相信我的灵魂和肉体都是

健康的。”

何作健默默地凝望着这个说话有些神经质的古怪的老人——他觉得他是“老人”。

“我不是清教徒，也不是禁酒团的后代，但我酷爱自由，当然，也爱财富，可我决不会成为一个惯偷或抢劫犯——方法不同，目的却是相同的。”

“您想告诉我什么？”何作健有些不耐烦，他插了一句。他发现“老人”考究的领结上也有一枚黑色别针：他觉得他有几分面熟。

“别急，何先生，我决不会让您感到焦急的，虽然我现在的的确确让您焦急了。我的话就象一部充满血腥气和悬念的传说，如果容易使人急躁，可毕竟是能让您安安静静地听完了。您一定看到了领结上的黑色别针了吧？”他的口气令何作健觉得他是个观察敏锐自信颇盛的人。

何作健点点头。他心里暗笑，他确乎是在跟着他那喋喋不休的话在走。

“哦，您注意到了——可是否因此而想到什么？”

何作健摇摇脑袋。与其说他没想起，不如说是不愿去回想。

“记得您曾跟我说起过您的年轻漂亮的妻子，也许她现在已经成了母亲，”“老人”慢慢地说着，眼光仿佛在空气中捕捉着什么。“不过她已经离开了您。”

“那是在莱弗尔得监狱！”何作健几乎要站了起来。“老人”的话使他记忆深处的积淀重又泛了上来。

“对，对，不错，我就是J·M，朱利安·莫姆。很遗

憾，您对黑色别针的印象太差了！何先生，后来我被保释了出去——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总之，莫姆决非罪犯。我曾说过辛努海是如何被国王封为伊马古^①的故事，您记得吗？国王说，辛努海！您老了！朕让您入葬时有仪仗，有祭坛，有白石砌成的金字塔！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得到的荣誉！”

“我想起来了，”何作健平静地说。那是在他初到莱弗尔得监狱见到的第一个犯人，这个自称历史学家的人消除了他最初的失去自由的恐惧和不安。对，就是眼前这个人，这个相貌平平常常的美国人，不，应该说是西班牙人。

“当时我很快就注意上您了，何先生，我才不管什么中国人、日本人呢。喂，比利，拉上窗帘，我要让何先生回到一九七九年的迈阿密！”

何作健不知莫姆想搞什么名堂，只是不动声色默默地看着“小子比利”扯上窗帘，遮盖了最后一丝光线。比利打开了电视机。何作健注意到了那个警车窜来窜去的场面。

“请了解一下PQ吧，这个以法兰西下级军官团的黑别针^②作为标志的团体，它是如何在一九七九年被合众国所扼杀的。”莫姆用暗哑的噪音说道，“看吧，这个国家是多么残忍和无情。这就是美国。当我们在可怜地以某种方式觅食时，它象鬣狗那样恶狠狠地扑上来，毫不留情地咬噬我们。”

① 伊马古：古代埃及的臣下或宠臣，特指享有特权的国戚皇亲及朝臣百官。

② 1815年末至1816年初，法国一些下级军官组织秘密团体，谋叛波旁王朝，他们每人在领结上佩戴一枚黑色别针，作为标记。

电视新闻录像放出了解说词。

“七月十一日晚十一时，警方秘密地突击搜捕了PQ总部大楼及PQ首脑，摧毁了国际犯罪集团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基地。该集团首要分子威廉·罗斯伯里和特雷·西蒙兹已被当场抓获，另一首要分子多米尼克·马罗礼目前正在追缉中……”

“马罗礼死了，我的马罗礼，他是为他父亲而死的。”莫姆喃喃自语。何作健在微弱的光亮中瞧见朱利安·莫姆的眼中似乎含着眼泪。真是个古怪的家伙！他想。

“我害怕失去，”莫姆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沮丧和胆小的孩子，“何先生，您得帮我，这用不着化您多大的气力。”

“什么意思？”何作健面对明净的窗口，眯起了眼睛。

“三天以后我会告诉您的，您究竟需要干些什么。”

“好吧。”何作健点点头，他不会叫自己去干掉什么冤家吧，不是这块料，刽子手有的是。

“PQ需要重振雄风，”莫姆象打了一针似的，又变得和先前一样亢奋，“我们打算占领整个半岛^①的玩具和体育用品零售市场，目前蓝衣帮占领了市场的百分之六十七，几乎可以垄断了。我得鼓动那些旅游者统统到佛罗里达富有性感的海滩上来，他们可以使用美国旅游支票买海上运动器材，注意，何先生，这些玩意儿要比蓝衣帮卖得便宜多了。”

① 指佛罗里达半岛。

“但愿我能使您成功，”何作健脑中始终存在着这个疑问，“难道莫姆先生遴选不出更合适的人了么？”

莫姆望着他，点点头，他似乎不愿再说什么解释的话了。他慢慢地踱到书桌边，从抽屉中取出一份中文报纸。

“当然，把您从莱弗尔得监狱里劫出来决非仅仅为了我，我也精通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文明史，在那里，父亲是象征，如同原始时期的图腾那样受人崇拜，皇帝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父亲，到处都是父亲的影子！请听这段消息，”他轻声地读了起来：“本报四月二十九日洛桑电，前中央造币厂厂长何稼征因患动脉硬化，目前正在此间治疗，据主任医师称，这位显赫的党国官员的健康状况已到了令人绝望的境地，估计不久人世。何氏在台湾及加拿大之亲属已抵洛桑探望。据消息灵通人士说，何氏次子何作健现正在美国的佛州某监狱服刑……”

莫姆说完，抬头瞥了一眼何作健。何作健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抢过报纸——与其说是父亲不幸的消息使他悲戚，毋宁说这仅仅是他出狱后第一次闻见亲人的情况，而无论这消息令他悲戚还是欣喜。

然而千真万确，第一次竟是不幸的。他呆呆地瘫坐在沙发上。他曾经恨过他的父亲，因为父亲培养了一个脆弱、胆怯、毫无冒险精神的儿子；因为父亲曾经狠狠地打过他的屁股——他还记得很清楚，直到现在，他吃饭时下意识地双膝并拢，脚移都不移。相反，父亲要比他结实得多，高大得多，而他却是羸弱的，胆怯的，从来不是一个英雄。在孩童时代，他的眼里，父亲等于暴君，父亲的影子恐怖地掩盖了一